



世界经典名著

梅菲斯特升官记

(下)

〔德〕克劳斯·曼 著

杨 江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第六章 “这确是无法描述的……”	1
第七章 和魔鬼订约	42
第八章 追名逐利，肆无忌惮	79
第九章 天涯海角	108
第十章 威 胁	141

第六章 “这确是无法描述的……”

每当汉达里克·何福根在汉堡艺术家剧院的餐厅里看柏林各报的时候，总感悒悒不乐；出于羡慕和嫉妒，他内心痛苦，他的心不由得紧缩了一下。马丁飞黄腾达，多么神气！在柏林国家歌剧院里现正上演《哈姆雷特》，这出文学剧在造船匠大街首演就获得轰动……可是他自己却还蹲在下面地方上！首都没有他，人家不是照样演出！电影公司、大剧院——人家统统不需要他。没人招聘他。他的名字在柏林无人知晓。仅有一次有人提到过他的名字，那是在柏林一家报纸上，由汉堡的记者写的，可是肯定把他的名字写错了：“汉里克·荷普夫根先生在扮演那个可怕的、诡计多端的阴谋家的角色中，令人瞩目……”一位汉里克·荷普夫根先生！他垂下了脑袋。狂热地追逐名誉——贪求在首都获得真正伟大的名声——犹若肉体上的创痛折磨着他的身体。汉达里克托着双腮，仿佛得了牙痛病。

“在汉堡坐第一把交椅——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当何福根在赫尔茨费尔特太太处抱怨时，这位夫人关心地询问他，为什么脸色不佳，并力图用机智的恭维话来安慰他。“成为地方观众的一名宠儿——多谢吧，我可不希罕。与其在这个小城市里长久继续干下去，还不如到柏林重起炉灶。”

赫尔茨费尔特太太大吃一惊。“汉达里克，您不是真



的想离开这里吧？”她那双温柔的、金黄色的眼睛，惘然若失地睁得圆圆的，她脸盘很大，那柔软、绒毛状而又扑上脂粉的脸不由得抽搐了几下。

“一切尚未完全决定。”汉达里克严厉地扫了她一眼，有气无力地耸了耸肩膀。“我先到维也纳客串演出一次。”他漫不经心地说了这么一句，仿佛说了一件赫尔茨费尔特太太一定早就知晓的事似的。然而她——也和剧院其他任何人一样，例如克罗格、乌尔里希斯，甚至还有巴尔巴拉——并不知道汉达里克要到维也纳客串演出。

“是教授请我去的，”他说，同时用丝绸手绢擦拭他的单镜片眼镜。“让我演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色。本来我想拒绝接受，因为已经过了演出旺季：现在已是六月，谁还到维也纳去演出？不过最终我还是决定接受邀请。谁也说不清楚，到这位教授处客串将会产生什么后果……而且马丁将和我搭伴演出，”他一边把单镜片眼镜夹在眼中，一边又说了一句。

“这位教授”就是那位传奇般赫赫有名、声震寰宇、万众景仰的导演和剧院领导人，他在柏林和维也纳掌管好几家剧院。在一出古老的维也纳的喜剧中，教授的秘书确实请演员何福根扮演一个一般角色，在夏季的几个里，教授打算让他和马丁搭档，在维也纳的一家剧院上演这台戏。这个邀请并非偶然，也决非自然而然，而是由于何福根找到了一个后台老板，此人就是特奥菲尔·玛尔达。尽管玛尔达对教授如同他对所有其他人一样，十分恼怒，但这位著名的导演却对讽刺剧作家心怀善意，即使善意中兼有嘲讽和尊敬之意，在过去几年里卓有成效地上演过他好



几个剧本。玛尔达有时以激怒和威胁的口吻在剧院经理们面前大肆颂扬他感兴趣的年轻女子；但几乎从来没有听他为一位男子说过话。因此他为何福根说的那几句赞扬话，不能说不给教授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这些话包含了对教授本人的侮辱。“您对戏剧和文学几乎都一窍不通，”特奥菲尔·玛尔达在给这位全能人物的信中写道。“我预言，您将作为一个跳蚤剧团的经理在阿根廷完蛋——到那一天博士先生，请想着我点。和一位对我百依百顺的年轻女子在一起，我亲身感受了童话般的幸福生活，这使我的心情温和多了，甚至在您这个多年来又卑鄙又愚蠢地拒绝上演我的有独到见解的剧目的人面前。您知道，在这可悲的历史时期里，只有我的可靠的洞察力，才能真正识别艺术的质量。我决意豁达大度地给你们生意冷落惨淡的娱乐场里的这个可怜的剧团——本该如此——增添一位人物，他的独特的创造性不容否定。演员何福根在汉堡演出我的经典喜剧《克诺尔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毋庸置疑，何福根先生显然比您所有的其他喜剧演员高出一筹——看来很少有人能达到像他一样的水平。”

教授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片刻，一边用舌头在嘴里转来倒去；接着接了一下电铃，命秘书和何福根接通电话。“不妨来试一试吧，”教授粗声粗气、慢吞吞地说。

汉达里克对谁也不承认，即使是巴尔巴拉，他荣幸地受教授之聘应归功于玛尔达；没人知道，他和尼柯兰特的丈夫一直保持着联系。表面上汉达里克以傲慢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对待这次维也纳客串演出——其实，为安排和准



备这次客串他竭尽了全力，使足了奸计。“我得很快去维也纳到教授那儿客串演出，”他随便地说，一边令人作呕地笑了笑，随后在最好的裁缝那里订了一套夏装：因为他已经欠了那么多债——欠默克贝克太太的、欠汉莎曼大叔的，还欠杂货店和酒店老板的——现在倒不在乎多欠或少欠四百马克了。

在汉堡这座美好的城市里，汉达里克的突然出走，使有些人大为震惊，因为他的魅力毕竟赢得了众多人的好感。也许斯密茨经理比安格丽卡和赫尔茨费尔特这两位女士更为惊愕：因为何福根在种种娓娓动听的遁词下，拒绝为下一个演出季节延长和艺术家剧院的合同。斯密茨红光满面的脸色变得蜡黄了，陡然间两眼下的泪囊肿得鼓鼓的，因为汉达里克如此冷酷无情却又要博取别人的好感，他固执地重复他的话：“我不能受别人约束，斯密茨大叔……要我承担义务，我非常反感，我的神经受不了……也许我还回来，也许就不回来……我自己确实说不清楚。斯密茨大叔……我必须要有自己的自由，请您理解这一点。”

汉达里克动身去维也纳；巴尔巴拉这时回到她父亲那里，接着又到庄园找她的外祖母将军夫人。何福根懂得，在他和年轻的妻子辞别之时，要表演一场效果深刻的好戏。“亲爱的，我们秋天就会见面的，”他说，他站在巴尔巴拉面前，低垂着脑袋，站立的姿势显得既自傲又恭顺。“我们会再见面的，比起今天来也许那时我是另一个人了。我一定要达到目的，我必须……亲爱的，你知道我为谁而心怀雄心壮志；你一定知道，我想在谁面前经受考



验……”他的说话声显得既自信又悲戚，随之就渐渐消失了。接着他那张苍白、激动的脸就贴在巴尔巴拉浅褐色的手背上。

这是在演戏还是确有真心实意？巴尔巴拉沉浸在深思之中：在清晨和下午骑马散步时，或是在花园里沉重的书本放在膝盖上时，她思索着这个问题。在这个人身上什么地方是假的，什么地方又不是假的呢？——她冥思苦索，她和父亲，和将军夫人，和她那位聪明而忠诚的朋友塞巴斯蒂安谈论这个问题。“我相信我对他有认识，”塞巴斯蒂安说。“他总撒谎，然而他又从不撒谎。他的虚假就是他的真实——这听起来似乎复杂，其实非常简单。他相信一切，然而他又什么也不信。他是一名演员。你在内心中还未摆脱他。你的脑子总在思索他的问题。你总对他怀有好奇心。你必然还会留在他身边的，巴尔巴拉。”

多拉·马丁在那出著名的滑稽戏中，既扮演一名温情脉脉的小姑娘又扮演一名小鞋匠。维也纳的观众为马丁的表演喝彩。她那双神秘莫测、孩童般圆乎乎的眼睛，加上她的沙哑、轻柔的嗓音，确实令人着迷。她任性地拖长元音，两肩之间的脑袋一缩，动作显得怯生生、轻飘飘，令人陶醉：既像一个瘦弱、笨拙的十三岁模样的少年，又似一名可爱的娇羞的女妖，在舞台上时而跳蹦，时而腾跃，时而轻飘碎步，时而疾足流星。她的表演获得巨大成功，没有人能与她媲美。各报的评论——长篇累牍地颂扬她的天才——只草草地提了一下她的演出搭档，而且还非难他几句；汉达里克扮演的是一个鲁莽的花花公子式的骑士，人们责备他过分夸张，并且矫揉造作。



“亲爱的，您可是上大当了！”马丁柔声细语地说，手持一叠剪报狡诈地向他挥动着。“确实砸锅了，还有最糟糕的是，到处都把您的名字写成汉里克——这一定使您特别恼火。我觉得太遗憾了！”马丁竭力想装出一副忧郁的面孔，然而她高高额头下那对美丽的眼睛还是笑吟吟的，尽管她皱紧眉头，脸上显出几条严肃的皱纹。“真的，我觉得太遗憾了。不过您演得确是很糟，”马丁几乎轻柔地说。“您在舞台上神经质地像一名丑角乱蹦乱跳——这实在太使我遗憾了。尽管如此，我当然还是发现您有无限的天才。我打算对教授说，一定得让您到柏林去演出。”

就在第二天何福根奉命来到教授跟前。这位大人物，双眼长得几乎贴近在一起，他以锐利的目光出神地打量着何福根；一边还用舌头在嘴里转来转去。他双手交叉在背后，在室内踱来踱去，步子很大；嘴里还发出几句粗声粗气的话，说的大概是：“呐——啊——这么说这就是何福根……”

“他终于开口说——他低着脑袋，以拿破仑式的姿势在写字桌前站住了脚——：“何福根先生，您有不少朋友。有几位稍懂戏剧的人向我提到了您，比如这位玛尔达……”说着他格格地大笑了几声。“是的，这位玛尔达，”他又重复一遍，少顷马上又变得严肃起来，竖起双眉，恭恭敬敬地补充道：“还有您的岳父，枢密顾问先生，新近我在文化部长那里碰见了，他也提到了您。现在还有多拉·马丁……”教授又开始默默无言，约有几分钟之久，只是偶尔粗声粗气地说上几个字，打断他的沉默。何福根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的；脸上的笑容变得极不自然。教授肥



胖敦实，他那沉思般冷漠的眼光，时而显得透彻锐利，时而却又若蒙上一层阴影，实在令人不易忍受。汉达里克忽然领悟到，为什么尊敬他的人都称教授是“魔术师”，他确实善于有力地来观察别人。

何福根终于中断这场无声和尴尬的考试，他用婉转动听、谄媚奉承的语调说：“教授先生，我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显眼，但在舞台上……”说到这里他站立起来，猛然张开双臂，以洪钟般的嗓音高声说：“在舞台上我可以演得非常幽默诙谐。”他说这话时还伴以狡黠的微笑。接着他不无庄重地补充道：“对我戏路之广，我的岳父说过的几句话具有画龙点睛的特色。”

当提到布鲁克纳老先生时，教授尊敬地竖起眉毛。接着又是一阵意味深长的沉默，约莫有几秒钟之久，而后教授开口说话，不过语气非常冷淡：

“那——不妨可以试用您一下……”

何福根顿时高兴得跳了起来；教授摆了摆手，让他冷静一点。“您不要期望过高，”他严肃地说，同时还一直用眼睛冷冷地审视着他。“我给您提供的这次机会并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您在这里扮演的角色，看起来是完全不幽默的，而是相当糟糕的。”汉达里克大吃一惊。教授亲切地对他微微一笑。“相当糟糕！”他又无情地重说一遍。“不过这不要紧。还是可以试用一下的。至于薪俸嘛……”说到这里教授的笑容变得诡诈起来，舌头又在嘴里不停地转来转去。“您从汉堡来，很可能您已习惯于有相当可观的收入。在我们这里您得首先凑合着，少收入一点——您是不是要求很高？”教授询问道，其语气仿佛纯粹出于理



论上的兴趣。汉达里克急忙保证说：“我根本不在乎钱多少。——确实不在乎，”他以极其可信的语气强调说；因为他看到教授的面孔露出怀疑的神色。“我并不讲究。我只需要一件新衬衫和一瓶放在床头柜上的科隆香水。”教授又一次冷冷地哈哈大笑，然后他说：“具体细节您可与卡茨商谈，我会告诉他的。”

接见就此结束，教授一挥手，何福根就退下了。“请代我向您的岳父先生问好，”教授说，这时他又把双手交叉在背后，他个子矮小敦实，又以拿破仑式的姿势在他房间厚厚的地毯上踱起方步来。

卡茨先生是教授的秘书长；他经管这位艺术大师好几家剧院的一切业务事项，说起话来也和这位教授一样粗声粗气，连舌头也总在嘴里转来转去，和教授一个样。卡茨和何福根的谈判就在当天举行。汉达里克毫无迟疑地接受了合同；要是斯密茨的话，他准会拿起合同向他的耳朵甩去，因为条件太苛刻。每月薪俸七百马克——还要从中扣除税收——，而且不能保证给他演特定的角色。他一定得接受这样的条件吗？他大概不得不接受，因为他想上柏林去，因为他在柏林还不出名。再当一次新手吧！可不容易呀，必须要经受住。倘若一定要向上爬，作出牺牲是必不可缺的。

汉达里克给多拉·马丁送去一大束鹅黄色的玫瑰花；——买花的钱他是让旅馆门房支付的——在这束美丽的鲜花上他还夹上一个条子，上面庄重地写上大大的、有棱有角的两个字“感谢”。同时他给克罗格和斯密茨两位经理写了一封信：他简短而冷淡地向他们——汉达里克还欠



他们好多钱哪——说明，很抱歉，他和汉堡艺术家剧院的合同不可能再延长，因为教授已给他提供了一个有光辉前程的职位。就在他把信装入信封的那几秒钟里，他在想象，汉堡办公室的那些人该会多么惊讶。他一想到赫尔茨费尔特夫人那泪珠盈眶的目光，不由得噗麻一笑。然后他兴致勃勃地来到剧院。

他来到多拉·马丁的更衣室要求见她，但马丁的女侍从对他示意说，她的女主人现在正接待教授来访。

“我可是特别为您效劳，您一定称心了吧，”教授说，并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马丁的双肩，一块化妆用的罩布正好盖住了马丁瘦瘠的双肩。“那个小伙子已经被聘了——那个——他叫什么来着？”

“何福根，”马丁笑呵呵地说。“汉达里克·何福根。亲爱的，您得把名字记住。”

教授高傲地耸耸肩膀，舌头又在嘴里转来转去，粗声粗气地说些什么。“我不喜欢这个人，”他终于说。“一个喜剧演员。”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喜剧演员有反感的？”马丁露齿嫣然一笑。

“我只对蹩脚的喜剧演员有点反感，”教授似乎面有怒色。“也就是对地方上来的那些喜剧演员，”教授生气地说。

马丁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她那高高额头下的双眸霎时失去了光泽。“我对他感兴趣，”她低声说。“他完全是个不讲道德的人，”——马丁多情地微微一笑——，“一个非常坏的人。”她说话时拉长声音，几乎带有一点儿好色的



样子；说着她那孩子般的、聪明的脑袋往脖子里一缩。“不过，也许我们会看到他有惊人之举，”她说，一边如醉如痴地抬头望着天花板。

几秒钟后她匆匆站起身，以翩翩起舞似的小步把教授赶到门边。“时间马上就到了！”她笑嘻嘻地说。“快出去，您赶快出去！我得戴上假发！”

教授已被推到门口，不过他还问道：“不能让人看看——您是怎么戴上假发的？连这也不让看？！”他问，双眼露出贪婪的目光。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马丁惊恐得全身打颤。“根本不可能！化妆用的罩布会从我肩下滑下来的……”说着她用那块花布把自己裹得更紧些。

教授说：“真遗憾！”看来他是压低嗓音说的。当这位著名的魔术师——他周围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因过分殷勤而使他厌烦——离开演员更衣室时，他不禁感到，留下多拉·马丁独自一人，仿佛她就在他的背后变成了一个女水神，变成了一个小精灵或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没人能说出它名字的东西。

这位大名鼎鼎的女演员具有奇特、完美的贞操，使教授深深陷入沉思中，以至于当化了妆的何福根，笑咪咪地脱了一下有艳丽羽饰的帽子向他致意时，他一开头完全没有认出这个家伙。后来他才忽然想起，刚才必恭必敬卖弄风骚地向他致礼者就是“何福根”。

新的意外的情况使汉达里克·何福根青春焕发、精力旺盛。他在地方上已经蜚声遐迩，那是多么轻而易举。现在他重新成了新手，必须再一次经受考验。为了向上爬—



——这一次一定要一步登天——他必得鼓足干劲。他可以满意地断言：他的力量是用不尽的；时刻准备全力以赴。他身子挺直，身上的脂肪几乎全部消失，动作既像跳舞，又像与人格斗。凡善于如此微笑、如此闪烁眼睛的人，必有出息。他的说话语气已在为自己的胜利欢呼，其实这胜利根本还未到来，不过可能为期不远了。

巴尔巴拉若有所思，密切关注地观察她丈夫新的劲头，她的关注既有真挚的同情又有冷静的、陌生的好奇心。她又像讽刺、又像欣赏地在一旁注意着汉达里克，他脚穿一双轻便鞋子，身披一件随风飘动的皮大衣，整天在外奔波，仿佛有什么措施或什么大事等待他去作出决策。正如她的朋友塞巴斯蒂安所预言的那样，巴尔巴拉仍然回到了汉达里克身边。对此她并不后悔。汉达里克和巴尔巴拉现住两间租价便宜、陈设简陋的房间，不能同那时的汉达里克相比。那时他是个小城市中的红人，身上只长脂肪，出没在汉堡艺术家剧院餐厅的上流人士之间，住在默克贝克领事夫人舒适的住宅里，企图扮演一个大丈夫的角色。巴尔巴拉更喜欢现在的汉达里克，他变了样，神经高度紧张。两个晦暗的房间她和汉达里克各住一间，巴尔巴拉并不感到不好。每晚当演出结束后她喜欢和他一家幽暗的小咖啡店里碰面，一架电子琴发出的悲戚声音响彻半明半暗的小店，那里的点心看起来好像是用泥块和马粪纸做的，不过那里不会碰到熟人。

汉达里克哆哆嗦嗦、急急忙忙叙述他升迁发迹的进展情况，巴尔巴拉悉心细听，不由得心驰神往。在这种时刻她知道这是汉达里克真情的流露。这间鄙陋的咖啡店里，



气味奇特，光线朦胧，汉达里克苍白的脸上，犹如夜晚的朽木，散发出闪烁的磷光。一张贪婪的嘴，两片漂亮、厚实、弧形的嘴唇，说起话来笑眯眯的。他那强健的下巴颏中间是一道深深的、引人注目的凹痕，而且总是盛气凌人地抬得高高的。一只眼睛戴着单镜片眼镜，闪闪发光。粗壮的、长着浅红色汗毛的双手，由于神秘莫测的意志的作用显得很美，不安地时而摸摸桌布，时而玩玩火柴，附近有什么，他就信手拿来摆弄。

汉达里克对自己的希望、计划、个人的小算盘狂热地一一加以阐释；巴尔巴拉对此十分关注，不再是清高地不予置理，这使汉达里克增加了生活的情趣，使他更加雄心勃勃。是的，巴尔巴拉要积极为汉达里克的升迁做出贡献。她并不是白白的长着一副马利亚式精明的面孔，她也是一个机灵人。巴尔巴拉穿上那件黑绸子连衣裙，去拜访教授，向他转达她父亲——枢密顾问的问候，这位拥有选帝侯大街上所有剧院的大老爷，仁慈地接见了年轻演员的夫人，因为她是枢密顾问的女儿，顾问的名字总在报上出现，并且新近还在部长那里碰过面。教授的公馆犹若一位执政亲王的宫殿，内有巴罗克式的家具，哥白林的双面挂毯，古代大师的绘画。主人愉快地望着来访者谈揭的手臂和那张机灵、忧郁的面孔。“呐，那么说您和那位荷夫根结婚了，”主人久久地打量她之后，终于粗声粗气地说，接着他的舌头又在嘴里特别细心地转来转去。“何福根身上肯定是有点玩艺儿的……”

这一切当然对汉达里克带来很大好处；他和选帝侯大街所有剧场其他实权人物的关系本来就是极佳的，如和卡



茨先生和伯恩哈特小姐。演员何福根常跟业务主任卡茨玩扑克，卡茨有时还想摆出一副拿破仑式的姿态，但早已不是经常如此了；汉达里克对待伯恩哈特小姐几乎如同从前对待斯密茨一样，处处卖俏，因为这位小姐是个有影响的、有威力的女秘书——她个子矮小，身体结实，一头深褐色头发，两片嘴唇长得如同黑人一般，还带一副夹鼻眼镜。要是冷不防地推开办公室的门，是不是会看到他坐在女秘书的膝头上？不过无论怎么说，汉达里克·何福根到剧院才十四天，已经有人听到他叫这位严厉的伯恩哈特小姐为“罗莎”，他能这样做，足见他的地位已经高升！迄今为止有过多少演员有这种优先权，哪怕能获知这位小姐原来姓伯恩哈特，名叫“罗莎”？

在柏林的经历，一开始就是吉星高照——同事们彼此窃窃私语。他漂亮的太太去拜访过教授，他自己和卡茨打牌，伯恩哈特小姐搔过他的下巴。他会飞黄腾达的！

不久之后他果真青云直上。

起初他只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不过人家发现了他，许多报纸已经称他是“天才的汉达里克·何福根先生”，在一出俄罗斯戏剧里让他扮演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年轻农民，他在舞台上摇来摆去，嘴里不知在咕哝点什么，接着他翩然起舞。瞧他嘀嘀咕咕说得多么有意思，特别是他的舞跳得多么出色！不愧是泰巴帕公主的好学生，柏林的观众为之而倾倒了；他一演完，马上掌声雷动。这小伙子心醉神迷地甩动他的四肢！对他那欣喜若狂的表情人人赞不绝口，据观众说，当何福根跳舞时，他们非常注意他的面部表情。罗莎·伯恩哈特在酒台前把报界的先生和上流社



会的女士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在这个人身上确有点巴克斯酒神的味道。”

观众各自有无数的忧愁和欢乐，对这位疯癫的舞蹈家的名字他们早已忘在脑后了。不过行家们——他们是些关键人物——注意到了汉达里克在柏林取得的初次成就。首都将会谈论他第二次获得成就的。

这是一出耸人听闻的戏剧，它的演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何福根由此得以把观众和报界的极大多数人的兴趣集中到自己身上。人们谈论何福根的成就要比谈论剧作者的还要多，这出激动人心的戏剧叫《罪恶》，它的作者是个神秘莫测的不出名的人物，这位神奇的怪人成了咖啡馆、剧院秘书室、文艺沙龙以及编辑室里人们讨论最多的中心议题。剧作者是谁，他用笔名理夏德·洛萨尔隐去了真名，在这出悲剧中他描写了种种邪恶、贫穷、困苦和混乱，多么令人震惊。何处可以寻觅到这位作者——一位天赋的艺术家？他引着我们通过一座悲凄、肮脏、错综复杂的迷宫，他认清并且指出了那么多的堕落、腐败现象，以及种种苦难和折磨。毫无疑问，这出又紧张又恐怖的戏剧的作者一定是一个怪僻的人，一个孤独者，他与市场经济离得远远的；这出戏以大胆而有效的手法，熔各种风格——如象征主义和自然主义——于一炉。文学家们——那些对自己的职业总持怀疑态度者——发誓说，这位剧作者不是文学家。他没有经验，在他身上体现了一切出色的原始的东西。到今天为止他还从未写过任何作品。这是一位年轻的神经科医生——一些特别知情者自称，他住在西班牙。但他对任何人的信都不予理睬，和他交往需通过若干中间人：所



有这一切真是有意思极了，在一群很注重自己名誉的人群中，大家对这件事议论纷纷。

一位神经科医生，并且住在西班牙：这一说法可能性很大，人家信它，自然也就变成了事实。只有神经科医生才能如此熟悉人的心灵的堕落，并由堕落而导致犯罪。他简直是精通透了！在他的剧中描述了种种犯罪的表现。这是一帮该死的家伙，他们犯了罪自己遭痛苦。出现在舞台上的每一个家伙，似乎在额头上都带有一个漆黑的标记，对这一点，来自克鲁纳瓦尔德和选帝侯大街的女士们个个欣喜若狂。

在所有这些道德败坏者之中，要算汉达里克·何福根最为堕落，为此他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从他苍白的、恶魔般的面部表情上，从他沙哑的、无精打彩的嗓音中可以看出，他对一切不道德行为十分在行，甚至还从中捞到经济上的好处。此刻他是一个大诈骗勒索者；他嬉皮笑脸、肆无忌惮地把几个年轻人引进了灾难的境地，其中一个在舞台上当众自尽，而汉达里克，口叼香烟，两手沉入裤兜，一只眼睛夹着单镜片眼镜，悠悠然从尸首旁边走过。观众惊心动魄地感到这个人就是罪恶的化身。他极端凶恶残忍，刻毒之程度世间罕见。有时他似乎对自己这种极端的卑劣行径感到吃惊，于是脸色变得呆板、灰白，那对冷冰冰的宝石般的眼睛绝望地左顾右盼，两侧敏感的颧颧露出极其痛苦的神情。

何福根向柏林西区的殷实的观众表演那种极端堕落的节目，获得了轰动。对这些达官贵人来说放荡堕落也是一种美味佳肴，何福根以此达到了目的。瞧他做得多来劲！

